

欧文散文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绅士杰弗里·克雷翁的见闻札记◎修订版序言◎作者自述◎海程◎罗斯科
◎英国作家论美国◎英国的乡村生活◎出书的艺术◎一位王室诗人◎乡村教堂
◎伦敦的星期天◎依斯特溪泊之野猪头酒店◎——莎士比亚研究◎文学之
变幻莫测◎——西敏寺的一次讨论◎乡村葬礼◎旅店厨房◎威斯敏斯特教堂
◎圣诞节◎驿站马车◎圣诞夜◎圣诞日◎圣诞晚宴◎伦敦寻幽◎小不列颠
◎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约翰牛◎垂钓者◎跋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欧文散文

〔美〕华盛顿·欧文 著
王义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文散文/(美)欧文(Irving, W.)著. 王义国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02-006561-5

I. 欧… II. ①欧…②王… III. 散文-作品集-
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469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张文芳

欧 文 散 文

[美]华盛顿·欧文 著

王义国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5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7-02-006561-5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言

一

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本《欧文散文》，主要选自华盛顿·欧文大名鼎鼎的《见闻札记》。欧文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见闻札记》是他最伟大的文学成就。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富商家庭，是全家十一个子女中的老小，备受溺爱。十五岁时毕业于私立学校，不愿上大学，也没有上大学，但自幼就喜爱读书，尤其喜爱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拜伦、彭斯等人的作品，也就得以很早便开始进行创作活动。这说明，酷爱读书，即使未能获得大学教育，也有成材的可能。

一八〇二年，欧文在乔赛亚·霍夫曼的法律事务所断断续续学习法律期间，即以“绅士乔纳森·奥尔德斯泰尔”为笔名，撰写一系列书信体的怪诞讽刺散文，发表在他哥哥彼得编的《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遂在文坛崭露头角。欧文体弱，为了恢复健康，也为了继续深造，便于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六年间旅居欧洲，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欧文从欧洲回国后便取得律师资格，但却失去从事法律的兴趣，转而献身文学。欧文的意义重大的滑稽作品问世于一八〇七年至一八〇八年，这就是欧文与长兄威廉及威廉的妻弟詹姆斯·波尔丁等人所写的系列杂文，题为《大杂烩；又名兰斯洛

特·兰斯塔夫先生等人的怪念头和见解》(*Salmagundi; or, 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 Esq., and Others*)。

欧文在霍夫曼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时,很早便与霍夫曼的漂亮女儿马蒂尔达相爱。一八〇九年,刚与欧文订婚不久的马蒂尔达死于肺结核,时年十七岁。欧文后来虽有过几次恋爱,但却终身未婚,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大杂烩》之后,大获成功的《纽约外史》接踵而来(1809)。《纽约外史》全称为《迪德里希·尼克博克著,从世界之创始至荷兰王朝结束的纽约史》(*A 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he Dutch Dynasty, by Diedrich Knickerboker*)。尼克博克原意为纽约早期荷兰移民的后代,被用作绰号时指纽约人,欧文在这里把它用作笔名。欧文吃惊地发现,他的公民伙伴们没有几个人意识到,纽约曾一度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早年有过荷兰总督,对他们的荷兰祖先也毫不在意。《纽约外史》是对“新荷兰”这个殖民地的戏拟的历史,在书中尼克博克试图把他的祖先改造成史诗戏剧中的英雄,但又不能不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荒唐可笑、无足轻重的。

尽管《纽约外史》获得成功,但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欧文却放弃了文学创作,与兄长们一起做生意。其间编纂了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诗集的一个美国版(1810)。在这一期间,他访问了英国,结识了“历史小说之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等名家。在司各特的热情鼓励下,他的最伟大的文学成就《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问世了。

《见闻札记》于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〇年间在美国陆续发表,一八二〇年在英格兰结集成书。一八二二年,《布雷斯布里奇庄园》(*Bracebridge Hall*)出版。在此之后,他游历了德国、奥

地利、法国、西班牙、不列颠诸岛。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九年间，他应邀任驻马德里美国公使馆随员，在西班牙写了《哥伦布传》(*History of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828)。欧文还醉心于摩尔人统治时期的传说，写了《攻占格拉纳达》(*A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enada*, 1832)和《艾勒汉卜拉宫》(*The Alhambra*, 1832)。在写作后者期间，他就住在艾勒汉卜拉宫里，这是一段如诗如梦的经历，他觉得似乎就生活在一个阿拉伯故事当中。那儿鲜花芬芳，群山低语，空气柔和，一片静谧，当他置身在已成废墟的古老宫殿当中时，一时竟激动得无法工作。《艾勒汉卜拉宫》堪称“西班牙版的《见闻札记》”。

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二年，欧文任驻伦敦美国公使馆秘书，一八三二年返回美国，在阔别故国十七年之后，他作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受到热烈欢迎。他又去西部边远地区做了一次冒险旅行，其成果就是连续三部作品的迅速问世：《草原游记》(*A Tour on the Prairies*, 1835)、《阿斯托里亚》(*Astoria*, 1836)和《美军邦纳维尔上尉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Captain Bonneville, U. S. A.*, 1837)。

晚年的欧文，除了任驻西班牙公使的四年(1842—1846)外，一直住在纽约州塔里敦附近的寓所“桑尼赛德”，陪伴他的是可爱的侄辈们和数不清的朋友们，他写出了五卷本的《华盛顿传》(*Life of Washington*, 1855—1859)。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欧文溘然长逝，“桑尼赛德”也随即成为文学朝圣者的一个胜地，因为是欧文让世人认识到美国作家和美国文学的存在。欧文和其他的先驱者使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除了有森林和田野、河流和山脉——那是大自然的慷慨赠予，还有文学上的英才。

二

《见闻札记》的全称是《绅士杰弗里·克雷翁的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这里的“克雷翁”是欧文的“笔名作者”,也就是假托他人来进行写作。全书共有三十四篇文章,大多数涉及到他作为美国游客在英格兰所做的观察,如《威斯敏斯特教堂》、《圣诞晚宴》、《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约翰牛》、《驿站马车》。《英国作家论美国》一文,对英国游客有关美国的批评做了反批评。《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一文,是对美洲土著部落所做的浪漫辩护。《垂钓者》是把英国作家艾萨克·沃尔顿的不朽之作《高明的垂钓者》付诸实践后,作者的感悟。

文学史公认,优美的“欧文式”散文在整个十九世纪都保持着英语散文典范的地位,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见闻札记》都被用作全世界的英语学习的最主要的读本。

这是因为,这里有最优美的景物描写。这本书的笔名作者“克雷翁”(Crayon),意思就是“画笔”。作者确实是用画笔在进行描写。欧文用他的如画之笔,绘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俗画。在《作者自述》一文中,开篇第一句,即直抒胸臆,容我这里再次引用林纾先生的妙译:“余生平好采风而问俗,凡有奇事,必稔闻之。”欧文旅行期间,凭吊古迹,缅怀畴昔,于是不惜笔墨,将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轶闻,精雕细刻地描摹出来。在传统生活方式因工业化的进程而难有立锥之地的今天,欧文所绘出的文字的历史画卷也就弥足珍贵。

这里有最痛彻肺腑的感叹。在《乡村葬礼》中,欧文哀叹道:“啊,坟墓!坟墓!它埋葬了每一个错误——掩盖了每一个瑕疵——熄灭了每一个怨恨!”饱蘸情感,读之令人震撼。

这里有最温柔的抒情。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中,写到莎士比亚叶落归根,作者感叹道,“只有在他的故乡产生的爱、仰慕和赞扬才最使灵魂感到高兴”。诗人晚年返回故乡,最后葬在故乡,就如同投进母亲的怀抱一样,这是多么温暖的情感。

这里有最诚挚的娓娓而谈。文如其人。欧文性格和蔼,风度优雅,与世无争,待人真诚,把读者当朋友,是为了给读者带来愉快而写作。在《圣诞晚宴》一文中,他说:“使别人快乐比教诲别人要有趣得多,与其充当别人的导师,倒不如当别人的良友为好。”又说:“如果在这些厄运当头的日子,我能侥幸使人一展愁眉,或者能使郁郁寡欢的心情有一刻得以舒展;如果我能偶尔消弭人的愤世嫉俗之心,促使对人性怀有善意的见解,并使我的读者更加愉快地待人待己,那么毫无疑问,我所写出的作品就不会是全然徒劳的了。”正因为是为了给人带来愉快,所以欧文笔端不时流露出幽默、反讽、诙谐和自嘲,当然更多的是在写景当中进行抒情,情景交融之中时有警策之语出现。比如,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中,有关文物传说的真伪,欧文写道:“在这种事情上,我总是盲从轻信,而且只要欺骗是令人愉快的并且不用花一分钱,我也总是乐于上当受骗。”在《垂钓者》中,欧文说自己不会钓鱼,写道:“艾萨克·沃尔顿所言极是,即垂钓有点儿像诗歌——其才能必须是生就的。”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不能不露出会心的微笑。

欧文堪称文体大家,遣词造句无不讲究,对种种修辞的使用,尤其驾轻就熟。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他说:“在这儿,从御座到坟墓确确实实只有一步之遥。”这里使用的是换喻,或者说转喻,以“御座”比喻“生为国王”,以“坟墓”比喻“死亡”。又说:“时光总是在沉默地翻着自己这本书。”这里含有拟人和隐喻,“时光”为拟人,它的历程被比喻为一本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修辞手段的使用,使得欧文的富于诗情画意、熔写景

与抒情于一炉的散文,又添上了一份摇曳多姿。

欧文的散文美轮美奂,令人叹服,美国作家爱伦·坡就曾感叹,欧文的风格是无法模仿的。所谓“无法模仿”,其实是极言达到他的成就之难;虽然“无法模仿”,可大家又竞相模仿,乐此不疲。《见闻札记》堪称世界散文花园中的奇葩。因而,读者朋友,如果您期望增长见识,陶冶性情,甚至醇化灵魂,同时也期望提高写作水平,那就读这本书吧。即使读中文译本,倘若悉心揣摩,注意借鉴,也足以写出富有美感的文章来。对此,译者抱有充分的信心。

译者

二〇〇八年春

目 录

绅士杰弗里·克雷翁的见闻札记	1
修订版序言	2
作者自述	9
海程	13
罗斯科	20
英国作家论美国	29
英国的乡村生活	39
出书的艺术	47
一位王室诗人	55
乡村教堂	71
伦敦的星期天	77
依斯特溪泊之野猪头酒店	
——莎士比亚研究	80
文学之变幻莫测	
——西敏寺的一次讨论	94
乡村葬礼	106
旅店厨房	120
威斯敏斯特教堂	123
圣诞节	141
驿站马车	147

圣诞夜	154
圣诞日	166
圣诞晚宴	181
伦敦寻幽	197
小不列颠	203
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	220
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	241
约翰牛	253
垂钓者	265
跋	276

绅士杰弗里·克雷翁的 见闻札记

我没有妻子和孩子,不论贤与不肖,需要我来抚养。我只不过是别人的时运和冒险,以及他们履行职责的方式的一位旁观者。我以为,这一切是形形色色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如同从一个普通的剧场或者景色展现出来一样。

——伯顿^①

^① 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英国圣公会牧师、学者和作家,以所著内容涉及广泛的《忧郁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一书而闻名于世。本引语即见于《忧郁的剖析》一书。

修订版序言

下面的文章,除了两篇之外^①,均是在英格兰写的,它们只不过是打算写的一个系列的一个部分,为此我曾记了笔记并做了备忘录。然而,在我能够慎重地做出一个计划以前,种种情势迫使我把它们一件件地寄到美国,在美国它们成批地或者分期地陆续出版了。在英国出版它们原非我的本意,因为我意识到,它们的大量内容只能令美国读者感兴趣,而且事实上,英国报业对待美国作品的苛刻态度也令我望而却步。

等到第一卷的内容以这种偶然的方式问世时,它们也开始得以越过大西洋,并且伴随着许多赞美之词,刊登在《伦敦文学报》上。而且还有人说,有一位伦敦书商有意把它们结集出版。因而,我决定自行使其出版,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它们起码获得我的监督和修订的好处。我于是把从美国收到的已印好的各期送到约翰·默里先生处,默里先生是卓越的出版家,在此以前我已经从他那儿获得了友好的关注。我把各期留在他处请他审查,并且告诉他,倘若他有意把它们呈现在公众的面前,我手头还有足够的材料,可出第二卷。几天的时间过去了,却没有从默里先生处得到任何消息,因而我给他写了一个便笺,在便笺中,我把他的沉默解释为对我的作品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拒绝,并且恳求

^① 指《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和《波肯诺基特的菲利普》两文。这两篇文章原先已于1814年刊载在纽约的《文选杂志》上,当时欧文尚在美国。

他把我留在他那儿的各期还给我。下面是他的回信：

我的亲爱的先生：

我恳请您相信，对于您对我所怀有的友好的意向，我怀有真正的感激之情，而且对于您的趣味最为高雅的才能，我怀有最为真诚的尊重。此刻，我的房子里挤满了工作人员，我只有一间办公室处理业务；而昨天我又忙了一整天，否则的话我会高兴地与您晤面的。

如果不适宜由我来出版您当前的作品的话，那么这只是因为，在此事的性质中，我没有看出那种能使我在我们之间产生出满意的利益的余地，而如果没有这些利益，我确实不会在从事此事中有满足之感——不过我会尽我所能来促进它们的流通，并将最欣然地关照您未来的任何计划。

谨致问候，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您的忠实的仆人。

约翰·默里

这是令人沮丧的，倘若在大不列颠再次出版的问题完全由我来裁定的话，这就会使我气馁得无法进一步实施此计划。但我又担心会有一个伪造版出现。这时我想到了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先生，因为在对爱丁堡进行的一次访问的过程中，我曾经受到他的盛情款待。不过我决定还是首先把我的作品呈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当时还是司各特先生），这是因为，几年前在艾博茨福德我曾受到他的热情友好的接待，而且他还向别人对我早年的作品表达出了好评，这使我受到了鼓舞。因而我把《见闻札记》已印好的各期用包裹通过驿车给他寄去，同时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暗示，既然我曾愉快地分享了他的盛情款待，我的事务也就发生了一种逆转，这使得我的钢笔的成功运用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因而，我恳求他，把我寄送给他的文学性的文章过一下目，而且，如果他认为这些文章值得在欧洲再

次出版,那就请他设法搞清楚,康斯特布尔先生是否有意做出版人。

那个包有我的作品的包裹通过驿车送到了司各特在爱丁堡的地址,那封信通过邮递送到了他在乡下的住宅。等到第一批邮件到来时,我便收到一封回信,那时他还没有看到我的作品。

“当你的信到达艾博茨福德时,”他说道,“我正在凯尔索。我现在就进城,并要和康斯特布尔交谈,并将尽我所能转达你的意思——我向你保证,没有什么会更令我高兴的了。”

然而,那个有关命运的逆转的暗示,却令司各特很快就担忧起来,他已经以那种属于他的天性的既实际又有效的善意,想出了一个帮助我的办法。他进而告诉我,爱丁堡就要出版一个周刊,该周刊得到了最可敬的人才的支持,并且被充分地提供以各种必要的信息。已经为编辑的职位提供了足够的专款,计一年五百英镑,而且还理所当然地有望得到别的利益。这个职位显然是由他来处置的,他直率地提供给我。然而,他暗示道,这个工作会多少与政治有所关联,而且他表达出了一种担忧,要求那个周刊所采用的基调,可能并不适合我。“然而我仍冒着产生问题的风险,”他补充道,“因为我知道,再也无人能如此胜任这个重要的工作,而且或许还因为,这项工作会必然把你带到爱丁堡。如果我的建议并不令你满意,你只须保密即于此无损。‘而因为我的爱,我祈求你不要错怪我。’如果相反,你认为此项工作能够适合你,那就尽快告知我,来信请寄:爱丁堡,城堡街。”

在一个从爱丁堡写的附言中,他补充道:“我刚到这儿,并且浏览了一下《见闻札记》。它绝对是出色的,这使我愈加想把你‘塑造成形’,如果可能的话。在处理这样一件事情上总是有些困难的,开头尤其是如此,但我们会尽可能把这些困难排除掉。”

下面引自我的回信的不无瑕疵的草稿,在重抄寄出时又做

了一些修改。

“你的来信给我带来的极大满足,我难以表达罄尽。本来我感到,我是冒昧得有些放肆了,但不知怎的,在你的身上有一种和煦的阳光,它使得每一个卑躬屈膝的人获得了温暖,产生了热情和信任。你有关文学的建议既令我惊讶,又使我感到荣幸,因为它对我的才能所表露出的高评,远胜于我的自知之明。”

我接着解释道,我觉得自己尤其不适于所提供给我的那个职务,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政治见解使然,而且还要因为我的头脑的素质和习惯。“我的生活的整个进程,”我说,“一直是散漫的,而且我不适于做任何周期性的重复的工作,或者任何对身体或头脑有所规定的工作。就我实际上所具有的才能而言,我并不能予以控制,就像我会注视着风信鸡的变化一样,我也须注视我的头脑的变化。实践和训练或许会使我走上正规,但眼下,我就像我自己国家的一个印第安人或者一个顿河哥萨克人一样,对固定的工作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因而,我必须尽力继续做我已开始的事情,在我能够写作的时候写作,而不是在我要写作的时候写作。我将偶尔变换住所,并且把眼前的事物使我联想到之处、抑或在我的想象中出现的不论何物,诉诸于笔墨。我希望,久而久之,我能写得更好、更多产。

“我正在充当自私自利者的角色,但除了表明我是个何等的无用之人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对你的建议做出答复。倘若康斯特布尔先生有意就我手头的货物达成一项协议,他就会鼓励我继续我的雄心勃勃的事业,这就会多少像与一个吉卜赛人进行交易,想买他潜行而得的果实,他可能一度只有一只木碗可以提供,而在另一个时候,他又可能提供出一只银制大酒杯。”

在回信中,对于我对可能会证明是一项棘手的职务的婉辞,

司各特表示遗憾,但并不惊讶。他接着又回到我们的通信的原先的话题,讨论了在作者和书商之间做出安排时所依据的各种各样的条件的细节,以便我做出选择,他同时又对我的作品的成功,以及我在美国出版的以前的作品的成功,表达了最令人鼓舞的信心。他补充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和康斯特布尔一起开始挖堑壕阵地,不过我相信,如果你能费心给他写信,你就会发现他会乐意以每一种程度的关注来处理你的提议。或者,如果你认为首先见我是重要的,我将在一个月的期间待在伦敦,而且我的经验所能拥有的一切都最热诚地由你来使用。不过除了上述之外,我还能做的,就只有热切地建议康斯特布尔开始进行协商。”^①

然而,在收到这封最热心助人的信之前,我已决定不再指望任何具有影响力的书商来出版了,而是由我自己冒着风险把我的作品掷在公众的面前,并让它凭着它的价值沉没或者漂浮。我给司各特写了信,讲了这个意思,并且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我高兴地注意到,你打算在英国出版。靠自己的力量来出

① 我不能不在一条注释里把司各特的信的下面一段增补进去,这段话尽管与我们通信的主旨无关,但却太具特性了,无法删去。在先前的某个时候,我曾给索菲娅·司各特小姐寄去在爱丁堡出版的她父亲的诗集的小小的十二开本的美国版,此美国版显示出了美国出版机构的“妖术”,那就好比一夸脱的酒被魔术般地灌进了容量为一品脱的瓶子。司各特就此评论道:“在匆忙之中,我尚未以索菲娅的名义,对你悉心为她提供了各美国卷而向你表示感谢。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表示我本人的谢意,因为你使她所了解到的她爸爸的愚行,远远超过她以其他的方式所可能有的获知。须知,我尤其注意到,在孩子们年龄尚幼的时候,他们绝不应该看到任何此类货色。我以为我对你说过,沃尔特是在用一片像五朔节花柱般的羽毛来打扫苍穹,用一把像长柄大镰刀的剑来把人行道刻成锯齿状——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了第十八龙骑兵中的一个满腮胡子的轻骑兵。”——欧文原注。又,夸脱与品脱均为英国容量名称,一夸脱等于二品脱。